





天隱和尚磬山集

陽羨居士蔣允儀

曹良輔同閱

閩海門人通 範

錄

○舉古

舉王大王向雪峯會裡請晏監寺住鼓山。雪峯與子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裡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去勘過。遂至中路把住云。師兄向什



麼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裡去。孚云。忽遇三軍圍困時。如何山云。他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峯云。好一隻聖箭。折却也。遂舉前話。峯云。渠有語在。孚云。這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云。得底人。始終一揆。忌底人。古今皆嫌。不二之道。便見參差。至理之詞。灼然難忍。嗟夫。人不知心可欺。師不可欺。事可瞞。理不可瞞也。知子莫若父。在雪老有之矣。雖然如是。一得一失。當時雪峯折却拄杖子。而今磬山這裡有此等漢。直打出山。

門。免教他日遭人檢點。豈不見妙喜和尚云。衆中商量。道什麼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麼剖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于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懣懣而歸。却來雪峰。振本。大似屋裡販揚州。若非雪老有大人相。這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不了公案。只今莫有為古人出氣底麼。試出來。我要問你。什麼處是聖箭折處。又不見楚石禪師云。鼓山聖箭子。射入九重城。



甚生氣。槩。坐上座等閒。拶着。略露鋒銜。回至法堂。却云。箭折。誣人之罪。以罪加之。師云。也是一得一失。磬山。恁麼說。亦是一得一失。還有跳得得失出者麼。咄。舉。怒。中和尚。頌芭蕉示衆。咄。哉。亂走阿師。何曾放得拄杖。捉來。拘作兩橛。請續末後句師呵呵笑云。有無還他一半。

舉五祖和尚云。世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怒中禪師云。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屬正。萬事紛紜。何

須號令。師云。這兩個老古錐。各自分疆立界。一個混俗和光。隨流得妙。一個子峭孤危。坐斷情塵。磬山將來一束。拋向大洋東海。免得後人分凡分聖。說邪說正。傍有不干者出來道。和尚恁麼道。是分耶不分耶。說耶不說耶。拈拄杖直打出去。呵呵笑云。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喝一喝。

舉馬祖令僧知藏。馳書上徑山。山接得。開見一圓相。於中下一點。却封回。國師聞云。欽師猶被馬師惑。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作個什麼伎倆。



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又有道。但與画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者馬師當時画出。早自惑了也。浮山云。欽師被馬師惑。且置。國師惑却多少人。雪竇云。只者馬師當時画出。早自惑了也。穿却天下人鼻孔。恕中云。馬師自惑。國師惑人。置而弗論。當時徑山下者一點。非惟點破馬師骨髓。抑且為千古龜鑑。師云。這一隊老宿。雖則善揣虛空之骨髓。拏雲霧之根盤。猶未跳得馬

大師這個圈。續子出在。莫道這一隊老宿。即上至諸佛。下及含靈。咸跳不出。這圈續在。除非是無面目。漢方跳得。這個圈。續出。有麼。有麼。一任躑躅。如無。諸人謾謾。且向歷代祖師。鉗鎚下。挨將去。始到無疑。無惑之地。不然。盡是弄虛頭。切莫草草。

舉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証。因詢晦堂家風。于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師喝。一喝。乃潛奉書于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辨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師又喝。



一喝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于西園。先以偈書默  
菴壁曰。亂雲堆裡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遁逃。無柰俗  
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獠。徐叩宗門事。果示以拳  
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所料。師云。著賊了也。由是易  
之。有偈曰。久向黃龍山裡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  
背觸拳頭外。更有靈犀一點通。師云。此二大老。當世  
英才。一時宗匠。何以隨人脚跟轉去。失却一隻眼也。  
且道。堯率悅是何心行。流落叢林。至今成話。擲。蒼  
天蒼天。

舉德山到為山。扶複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  
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不得草草。重具威  
儀。再入相見。纔跨方丈。便提起坐具云。和尚。為山擬  
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為山至晚。問首座。今日  
新到在不。首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了也。  
為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峯絕頂。盤結草菴。呵佛罵祖。  
去在。師云。此二老。恰如龍象蹴踏。誠為作家相見。雖  
然。磬山若作為老。待他提起坐具。叫和尚。便與他一  
喝。管教德山老漢。通身是口也。難下。還你草鞋脫在



瀉山了也。何必去後讚揚。賊過張弓。今日莫有新到者麼。許伊穿却草鞋相見。老僧要板本。有麼。有麼。舉東坡居士。訪玉泉浩布禪。浩問尊官何姓。坡云。姓稱。是稱天下長老稱。浩唾地云。這一唾重多少。坡休去。師云。這兩個老漢。驀劄相逢。拈弄家風。且道還有優劣也無。諸人點得出麼。據老僧看他。東坡膽大而心小。玉泉智小而志大。一個八兩。一個半斤。傍有不干者出來道。和尚恁麼批判。總不識好惡。老僧輕輕與他一唾。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舉傅大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楚石禪師云。壽山從朝至暮。不知走了幾遭。若是法地。誰敢動著一莖草。復云。我不曾恁麼道。傅大士坐了起不得。師云。楚石恁麼起了坐不得。有一起得坐得底。請出來相見看。喝一喝云。雖具一雙窮相手。未嘗下揖等閒人。舉佛日和尚。因僧送拄杖云。莫從天台得麼。僧云。不從天台得。日云。莫從南嶽得麼。僧云。不從南嶽得。日云。從什麼處得。僧度拄杖。日豎起云。是體是用。僧云。拈也。從體起用。放也。從用歸體。日云。你與麼來。只得



其體不得其用。僧云。和尚與麼舉。只得其用。不得其體。日卓一下。靠拄杖云。體用一時收。師云。佛日老人。可謂家富小兒驕。驀拈拄杖卓一卓云。且道老僧底什麼處來。便歸方丈。

舉雲門一日拈拄杖云。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但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師卓拄杖云。不得起。有見。不住。凡夫。不得起。無見。不住。二乘。不得起。幻有。見。不住。緣覺。不得起。當體即空。見。不住。菩薩。雲門。

老人到這裡也。只說得個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可謂特地一場愁。即今還有人知雲門老人落處麼。且看妙喜和尚道。我不似雲門。將虛空剗窟籠。驀拈拄杖子云。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有。不屬空。復卓一下云。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裡。各隨根性。恣得受用。惟於衲僧分上。為害為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只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未休。



舉睦州問僧。近離什麼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麼。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州乃云慚愧。却問僧。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耐。將一杓屎潑他。二負古佛。妙喜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了。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未上。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却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什麼處有二員古佛。師云。雪竇扶弱不扶強。妙喜放過。或有一人纔出衆。老僧即云。珍重。

老人扶強不扶弱。且道磬山合作麼生商量。也不可舉裴相國入寺。見壁間画像。問院主云。壁間是什麼。主云高僧像。公云。形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主無語。公云。這裡莫有禪僧麼。主云。有一希運上座新到。頗似禪者。公遂召黃檗。舉前語似之。檗云。但請問來。公云。形儀可觀。高僧在什麼處。檗召裴休。公應諾。檗云。在什麼處。公於言下領旨。師云。可見裴公忘人忘我。言下超脫。黃檗直心快口。獨露真機。是這一等人。可



說這等話。千古規模。令人欣羨。雖然如是。妙喜老人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且道他那裡是他無活人劍處。諸人還檢點得出麼。若道他有。埋沒妙喜。若道他無。屈殺黃檗。然二邊不涉。還我裴相國悟底意旨來。良久云。溪邊石女暗嗟吁。海底泥牛亂奔走。

舉百靈一日路次。見龐居士。乃問。昔日南嶽得力句。曾舉向人麼。士云。曾舉來。靈云。舉向甚人。士以手自

指云。龐公。靈云。真是妙德空王也。贊之不及。士却問靈得力句。是誰得知。靈便戴笠子而去。士云。善為道路。靈一去。更不回首。師云。二大老。不無得力句子。各各有本。雖然如是。若到磬山。未放你在。何故。切忌認奴作郎。即今還有人道。得得力句麼。速道。速道。舉興化一日云。克賓維那。尔不久為唱道之師。賓云。我不入這保社。化云。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與麼。化便打。乃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飯一堂。至明日。興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



不得喫飯。即便趂出。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柰興化。令行大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師云。灼然灼然。妙喜云。雲居拗曲作直。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師云。妙喜老人。不是誘人犯法。諸人還知他落處麼。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舉石頭示衆云。言語動用。沒交涉。藥山云。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云。我這裡鍼劄不入。山云。我這裡如石上栽花。師云。石頭藥山二大老。如彈沒絃琴。唱出

無生曲。可謂父子投機。師資道合。雖然。不顧傍觀者。見其家醜。承虛接響。漢切忌動著。動著則三十棒。舉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師咄云。這老漢。百刦千生。磨煉得來。你看他一時發露。英氣逼人。若到衲僧分上。也只是個石火電光底影子。說甚天上天下。惟我獨尊耶。雖然如是。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

舉雪峰住菴。有二僧到。峰見以手托菴門。放身出云。



是什麼。僧云。是什麼。峰低首歸菴。其僧後至巖頭。頭云。雪老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云。雪峰道什麼。僧云。雪峰無語。頭云。噫。我悔不當初向伊道。有個末後句。我若向伊道。已後天下人不柰雪峰何。僧至夏末。舉此話請益。頭云。汝何不早問。僧云。不敢造次。頭云。我雖與雪峰同條生。不與雪峰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師云。雪峰老将。久戰沙場。這僧小卒。何堪抵敵。泛泛流到巖頭。依稀又納敗闕。至今還曾識得末後句麼。良久云。會中若有仙陀客。好向人前唱鷓鴣。

舉疎山示衆云。病僧咸通年已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已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云。如何是法身邊事。山云。枯椿。門云。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山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山云。是。門云。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山云。是。門云。未審法身談一切也。無。山云。法身周遍。爭得不談。門指淨瓶云。還有法身也。無。山云。莫向淨瓶邊覓。門諾諾。師云。疎山和尚恁麼開示。恰如引敵入寨。不妨雲門老人。單鎗直入。不



顧危亡。可謂猛虎口中奪肉者也。踈山和尚若無後語。幾乎勞而無功。老僧今日不問諸人法身向上事。法身邊道將一句來看。咦。洎合停囚長智。

舉天如和尚示衆。舉雲門道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意作麼生。各請下一轉語看。良久自代云。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師云。天如老人恰似抱椿搖櫓。且道天隱又如何。泥牛流出血。木馬走如烟。

舉覺範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師呵呵大笑云。覺範老人謾人則得。謾磬山未在。且道白雲是誰家私物。徃來者皆可著眼。以拂子點雲云。看看。

舉天如和尚示衆云。生死事大。諸禪德須是將生死兩字。貼在額頭上始得。有僧出云。某甲不然。只將不生不死四字。貼在額頭上。如召衆云。者漢元來怕生死。如何會得老漢禪。遂拈拄杖趂出。師云。怕生死底。獅子林門下不容。不怕生死底。龍池山門下不容。且道古人底是。老僧底是。諸禪德也。須檢點。不可放過。倘有曰怕生死。即不怕生死底。不怕生死。即怕生死。



底。師喝云。這儻侗漢。出去。

舉趙州問僧什麼處來。云。雪峰來。州云。雪峰有何言句。示徒。僧云。雪峰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爾諸人向什麼處。荷州云。汝若過嶺。我附個鋤子去。明覺云。這僧既不從雪峰來。可惜趙州鋤子。師云。這僧明明道。雪峰來。明覺和尚何以云。不從雪峰來。有個什麼道理。試說看。

舉臨濟示衆云。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面門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

下禪床。擒住。僧擬議。濟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師云。臨濟祖師善用太阿。殺活臨時。不妨奇特。誰敢當鋒。這僧擬向虎口裡奪食。幾乎喪身失命。喜得雪峰和尚聞云。臨濟大似白拈賊。救得一半。不見明覺老人云。夫善竊者。鬼神莫測。既被雪峰覷破。臨濟不是好手。復召衆云。雪竇今日換你諸人眼了也。你若不信。各歸寮舍。自摸索看。叅舉僧到金峯。方叅禮。峯云。我有一則因緣。舉似你。只是不得錯會。僧云。請和尚舉。峯豎起拂子。僧作聽勢。



卷之七  
峰云。早錯會了也。僧以目顧視便出。峯云。雪上加霜。  
師云。這僧雖然點頭知尾。爭柰落在第二機。何不見  
虎丘隆祖云。金峯垂鈎四海。只釣獍龍者。僧雖然清  
波有路。未免貪他香餌。敢問大眾。畢竟作麼生。是金  
峰為人處。還會麼。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

舉千巖示衆云。昨日軍陣兩交鋒。未見輸贏。難分勝  
負。老僧只管看。恐俊不禁。未免借鄧隱峰錫杖子。出  
搖一搖。祇要諸人息戰。息戰後如何。熏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師云。大小千巖老祖。也是無風起浪。平地

生波。自起自倒了也。雖然如是也。為諸人。切須照管  
自家鼻孔。莫把眉毛。厮結。何故。成佛作祖易。空人忘  
我難。

舉天竒示衆云。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若透得者。個  
無法。歸家穩坐。師云。太祖老人。只要盡法。不顧無民。  
不肖子孫。却不恁麼。何故。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若  
透得這個無法。正好行脚。

舉千巖和尚示衆。無明這裡。只使無明。且無佛法。與  
你一棒。大煞慈悲。與你一喝。十分直截。你若作棒喝



商量。便千里萬里也。師云。不作棒喝商量。亦千里萬里也。且道。作無明。是佛法。是喝。一喝。

舉盤山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大慧云。若能如是。捏目生花。無明云。若能如是。不名出家。師云。若能如是。便好擎拄。

舉祖師云。父母非我親。誰是寂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雲蓋本云。父母非我親。無有不親者。諸佛非我道。無有不道者。千巖云。祖師得第一句。雲蓋得

第二句。有人添得一句。許伊。是三分。無明則不然。父母非我親。我亦非親者。諸佛非我道。道亦非我者。祖師也。不得第一句。雲蓋也。不得第二句。無明碎身。如微塵。何止頭破。作七分。師云。祖師雲蓋。輸我千巖老人一籌。何故。拚得自己。贏得他人。咦。者一句。還有人添得麼。試道看。

舉僧問破竈墮。如何是大脩行人。竈云。擔枷抱鎖。僧云。如何是大作業人。竈云。坐禪入定。復云。會麼。僧云。不會。竈云。你問我善。善不從惡。你問我惡。惡不從善。



後有僧舉似安國師。安云。此子會盡諸法無生。佛果云。窮善。善自何生。究惡。惡從何起。若能明見這個田地。便是諸法無生。有問崇寧。如何是大脩行人。對他道。坐禪入定。如何是大作業人。對他道。擔枷抱鎖。且道。是同是別。師云。若道他同。一個問善。答惡。一個問善。答善。若道他別。從來佛法無兩般。有人問磬山。如何是大脩行人。向他道。不執一法。如何是大作業人。道不了一法。且道與古人相去幾何。

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齋。濟問毛吞巨海。芥

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床。濟云。太麓生。化云。這裡是什麼所在。說麓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如。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麓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麓細。濟吐舌。師云。二大老得大機。發大用。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令人未到古人田地。也要弄些牙爪。不顧傍觀者哂。所以佛果和尚云。精金不百煉。爭見光輝。至寶不酬價。爭辨真假。不是臨濟。不能驗他普化。不是普化。不能抗他臨濟。所謂如水入水。如金博



金。雖然如是。放過則彼此作家。檢點則二俱失利。具法眼者。試請辨看。師云。山僧不是倚勢欺人。壓良為賤也。要諸禪德揀別邪正。識取來源。正己正人。實非草草。咄。臨濟普化。又來赴齋也。不覺吐舌。

舉千巖和尚問僧云。甚處人。僧云。浙西巖云。此間無飯喫。來作麼。僧云。來求佛法。巖咲。近僧前打一拳云。會麼。僧云。不會。巖云。拳頭也不識。師云。可惜千巖老人。措大拳頭。不曾遇得人。驀豎起拳云。喚作拳頭。即觸。不喚作拳頭。即背。喚作個什麼。即得。

舉仰山坐次。大禪佛到。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六如是。唐土六祖。六如是。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仰下。禪牀打四藤條。佛果拈云。師資會遇。滾芥投鍼。一期借路經過。不免互相銚置。雪竇道。藤條未到折。因甚。只打四下。果云。大似隨邪逐惡。大禪佛後到。霍山。自云。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叅霍山云。維那打鐘著。禪便走。果云。這漢擔仰山一個冬瓜印子。向人前賣弄。若不是霍山。幾被糊塗。雖然。可惜令行一半。當時不用喚維那。好與擒住。更打四藤條。且聽這



漢疑三十年。師云。即今負冬瓜印子者。亦不少。且看大禪佛。被我圓悟祖師。活捉埋在無底深坑了也。諸禪德。見不賢而內自省。還救得伊麼。如無。老僧救一救看。將拄杖作釣勢。良久云。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

舉玄沙問僧。近離甚處。僧云。瑞巖。有何言句。僧云。長喚主人公。自云。諾諾。惺惺著。他日莫受人謾。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恠。復云。何不且在彼中住。僧云。瑞巖遷化了也。沙云。如今還喚得應麼。僧無語。雪竇

云。蒼天蒼天。師云。本分脩行。輸他瑞巖。捺守。臨機勘辨。堪羨玄老提持。可惜這僧親見作家。當面蹉過。如到寶山空手而歸。怪得雪老悲詞長嘆。當時若作這僧。待他道。如今還喚得應麼。云也。知和尚大慈悲。便禮拜。免得後來檢點。雖然。且聽佛果和尚垂慈云。萬丈寒潭徹底。月在當心。千尺巖松倚天。風生幽谷。直得凜凜孤標。澄澄風彩。及至月離碧天。影落雲衢。遂乃當面蹉過。當時這僧。若是個漢。待伊道。即今還喚得應麼。當下便喝。非惟把定玄沙要津。亦與瑞巖老



子出氣。師云。今日諸人還有與這僧出氣底麼。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舉天真上堂云。道火被火燒。說水被水溺。會禪被禪縛。以手指左右云。却被這僧勘破。師云。大小天真老人。指東劃西。

舉藥山久不陞座。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開示。山云。打鐘著。衆方集。便下座。院主云。和尚既許開示。因甚一言不說。山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恠得老僧。師云。藥山老漢。經也講明。論也說破。但未嘗提著個

禪字。又謂善言言者。尋言所不能言也。咄。院主失却一隻眼。

舉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入袖。却搗手云。此珠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云。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歎云。汝何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吾將真珠示之。便搗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道。師云。你看世尊全體作用。不妨真是奇特。俾天王一一悟道。千古之下。令人樂聞。今磬山不肖遠



孫也要效顰。不識大衆還信得及也。未。驀然伸出拳頭云。你道是什麼色。或曰是拳。非珠。老僧喚他近前來。你恁麼道。天王不如。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舉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云。說定法。外道云。今日說何法。世尊云。說不定法。外道云。昨日說定法。今日何故說不定法。世尊云。昨日定。今日不定。師云。據世尊說法。好似個隨色摩尼。對青便現青色。對黃便現黃色。何曾有個定法。不定法說耶。可惜外道如矮子觀戲。記得天真老人頌云。曉雨乍晴。山色好。夜涼如水。月明多。凭欄姹女聞天籟。逐響隨聲。意款何。師云。這個頌子。分明說破了也。諸人還知落處麼。也是鉢盂添柄。



天隱和尚磬山集

陽羨居士吳正已 閱

吳貞吉 校

閩海門人通 範 錄

拈古

舉僧問百丈。如何是奇特事。丈云。獨坐大雄峰。僧禮  
拜。丈便打。師拈云。百丈和尚。可謂寰中獨據。振閩外  
之威權。此僧亦一員上將。到此只得拍拍聽令。爭柰  
棒頭有眼明如日。寔是真金不渾沙。豈非奇特之事。



須向奇特人前拈出。即今還有人撥著麼。快來與我木上座相見。如無。老僧今日失利。

舉僧問藥山。平田淺草。麀鹿成群。如何射得麀中麀。山云。看箭。僧便放身倒。山云。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起走。山云。弄泥團。漢有什麼數。師拈云。好一枝箭。爭柰其人未敢承當。若是個丈夫漢。開襟俯受。不勞藥山放出後箭。而今還有勝敵驚群者麼。且道如何射得麀中麀。喝一喝。

舉僧問投子。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子云。尹司空與老

僧開堂。碧巖云。人道投子實頭。不妨。忒煞淳朴。若山僧即不然。有問如何是一大事因緣。只對他道。弄潮須是弄潮人。師拈云。二老宿舉揚一大事因緣。本無優劣。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設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一大事因緣。但向他道。朝看雲片片。暮聆水潺潺。舉舍利弗。一日入城。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問云。什麼處去。女云。如舍利弗恁麼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舍利弗恁麼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處。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大涅槃。女云。諸佛弟子



既住大涅槃。我如舍利弗。恁麼去。師拈云。當時舍利弗。善放而不善收。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月上女。可謂脚跟穩當。行無所行。去無所去。大解脫中。了無拘住。雖然。要且未知向上事在。山僧即不然。待伊道。如舍利弗。恁麼去。則不必落草。一把拉入城來看他。作何伎倆。待伊擬口。撒手便行云。不同我恁麼去。饒伊有超佛越祖之弘為也。不柰你何。這個公案。古今判斷不少。具眼者請試辨之。

舉高亭初叅德山。隔江問訊。以手招之。高亭忽然開

悟。迺橫超而去。更不回顧。後開法嗣德山。徑山云。高亭橫超而去。許伊是個伶俐衲僧。若要法嗣德山。則未可。何故。猶與德山隔江在。師拈云。徑山老漢。是謂一搥一捺。且賊過後張弓。今時人在知識門下。三二十年。既不隔江。合作麼生。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

舉僧問趙州。寂寂無依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背後。師拈云。這僧挨到者。個田地。意欲就手安閒。迺被趙州。腦後一搥。七穿八穴。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而今汝等。還見趙州在背後麼。或云。趙州則不見。但見



磬山在面前。向他道。你那裡得見磬山來。將拄杖一時趯出。

示國師云。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不免入驢胎馬腹裡去。白雲端和尚云。設使一毫頭凡聖情念淨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裡去。師拈云。未盡淨盡。磬山今日一時拈却。諸人還見一毫頭麼。喝一喝云。切忌鑽龜打瓦。

舉南院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院云。是僧便掀倒禪牀。院云。你看這瞎漢亂做。僧擬議。院便打趯出。師拈云。看這僧。欲成九仞之山。未進一簣之土。當時待南院和尚道。你看這瞎漢亂做。不若一不做。二不休。總然南院打殺。也不得趯你出院。即今還有人於壁立千仞處。與這僧出氣麼。

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大慧云。



邪正兩分。正由鞭影。師拈云。二大老恰在鞭影裡批  
判。且道離却鞭影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三十年後  
此語大行。

舉僧問趙州。學人擬向南方學佛法去。州云。你去南  
方。見有佛處。急走過。無佛處。不得住。僧云。與麼。則學  
人無依也。州云。柳絮柳絮。師拈云。此僧鼻孔。已被老  
趙州將楊柳穿却。未具叅方眼在。且道如何是有佛  
處。急走過。無佛處。不得住。會得。許你具叅方眼。有麼  
有麼。

舉洞山頌曰。貧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  
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  
三人知不知。師拈云。古人與麼道。磬山即不然。曰。貧  
嗔癡。自無為。迷悟分明不在伊。行無住。坐無拘。憑在  
心王不用推。無量劫來真解脫。何有三人知不知。  
舉雲門上堂。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  
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喚  
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師拈云。雲門老人  
法令雖嚴。可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何故行但行。坐



但坐。不得動著。雖然惺惺底人。動著亦得。不動著亦得。動著不動著亦得。未惺惺底人。動著不得。不動著不得。動著不動著。不得。且道利害在什麼處。舉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州云。你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師拈云。這僧當時問處。直頭趙老。答處依實。但不能言。下令人薦取。今日有人問磬山。十二時如何用心。即向他道。你在什麼處見十二時來。莫被十二時使。即今還有人十二時用心麼。試將來看。

舉僧問長慶。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慶云。怕爛却耶。師拈云。若問磬山。即掩其口。待伊擬開口。對他道。汝又落在問答處。

師云。德山棒。臨濟喝。特地無端。好施設。石鞏箭。子湖狗。也沒來由。呈家醜。何故。且看保寧上堂。侍者燒香。罷。指侍者曰。侍者已為諸人說法了也。然則保寧說法如雷。也是借他鼻孔出氣。何不當時待侍者未燒香時。道個為諸人說法了也。免使後人在侍者邊覓。山僧今日無侍者。與諸人說。還知麼。咦。男兒自有衝。



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

舉天衣和尚示衆云。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南堂禪師曰。一物長靈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數。眨起眉毛仔細看。師拈云。眨起眉毛仔細看。天堂地獄任君安。百骸未散當先取。莫待臨時撒手難。

舉肇法師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師曰。座主那裡得這消息。灼然。天何言哉。萬象懸懸。地何言哉。森羅鮮鮮。陰陽言哉。時之傳傳。空谷言哉。應之綿綿。咄。祇如

衲僧分上。合作麼生。一鉢千家飯。水邊林下間。

舉南泉歸宗麻谷三人。同去見忠國師。至中途。南泉就地畫一圓相云。道得則去。歸宗坐圓相裡。麻谷作女人拜。泉云。恁麼則不去也。師拈云。此三大老。雖同條生。而不同條死。各各有個出身之路。然三人中。有一人堪為師法。若人擇得出。許你具叅學眼。

舉臨濟謂三聖曰。吾遷化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聖云。爭敢滅却。濟云。他後有人問你。又如何抵對。聖便喝。濟云。誰知吾正法眼。向這瞎驢邊滅却。師拈云。



濟老一生孤硬。肯屈尊就卑。可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却把常住物。以當人情。聖公唯詞如貧人得寶。猶不善用。却被公司獲住。依舊自負耳。或曰。恁麼批判。正法眼藏。嚮曰。這瞎驢且道是賞伊。是罰伊。舉僧問汾陽。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陽云。青絹扇子。足風涼。師拈云。汾陽老人。如黃葉止兒啼。不妨太易。今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向他道。水流千派。月。山鎖一溪雲。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僧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

師拈云。臘月燒山。衲衣下事有何干。千峰雪覆冷。坐破這蒲團。若人更不會。分明也大難。

舉臨濟與普化。一日同往施主齋。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化踢倒飯牀。濟云。太麓僧化云。這裡是甚麼所在。說麓說細。濟休去。來日又同施主家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踢倒飯牀。濟云。太麓僧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麓細。濟吐舌。師拈云。看這二老宿。大机大用。一者以具擒龍之手。一者而得陷虎之机。可謂作家相見。



且道誰是陷虎。誰是擒龍。擇法眼者。請辨取之。  
舉昔有秀才問長沙某甲。曾看千佛名經。百千諸佛。  
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長沙召秀才。才應諾。沙云。  
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否。才云。不曾題。沙云。  
得閒題取一篇好。師拈云。長沙雖得殺人刀。活人劍。  
曲垂善巧。不無龍頭蛇尾。使人不能當下擔荷。若是  
山僧。即不然。待伊應諾時。高叡云。居何國土。免致葛  
藤而已。

舉極小同大。忘絕境界。師拈云。拄杖子吞却十方虛

空。刹那間流出無邊香水海。還是忘絕境界中來。非  
忘絕境界中來。若道是忘絕境界中來。合喫衲僧痛  
棒。非忘絕境界中來。且叅祖師信心銘。三十年。纔好  
與拄杖子相見。復舉極大同小。不見邊表。師拈云。須  
彌山走出。螞蟥眼裡。須臾之頃。見徹三千大千界。且  
道。見邊表中來。不見邊表中來。若不見邊表中來。猶  
未可與衲僧拄杖子相見。若見邊表中來。如何合得  
祖師信心銘去。叅。  
舉興化一日上堂。有一同叅。纔上法堂。化便喝。僧亦



喝。僧繞行三两步。化又喝。僧亦喝。僧擬進前。化拈棒。僧又喝。化云。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宰在。僧擬議。化便直打下法堂。却歸方丈。侍者便問。適來僧有甚語句。觸忤和尚。化云。他適來也有照。也有用。也有權。也有實。我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到這裡使用不著。似這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師拈云。興化為人徹底。握千聖之鈇鎚。提諸祖之正印。日月難比其光。冰雪豈方其素。然亦非無漏逗處。可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不若當時於侍者問時。攔頭一棒。免使侍者猶作走使。可不痛快。

舉臨濟道。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碧巖和尚喝一喝云。且道是賓是主。是照是用。還委悉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亦喝。拈云。且道非賓非主。非照非用。還委悉麼。獅子窟中無異獸。象王羣內絕狐踪。

舉懶瓚和尚云。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要心傳。師拈云。吾有一言。不待忘緣。拈來便得。作麼心傳。或象中有人出來。道既不必心傳。諸祖心心相印。



所為何事。但云。底聲底殼。達磨大師來也。

舉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臘月火燒山。師拈云。鼻孔遼天。風月長年。這一竅子。自古不傳。雖然如是。有人問磬山。只對他道。父母未生前。

舉雲門上堂云。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惟吾獨尊。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師拈云。雲門大師。但用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靈利衲僧。不妨知雲門報恩不淺。鈍根阿師。未免張眉駭目。且道磬山分上。作

麼生。將此身心奉塵刹。未必能為報佛恩。

舉傅大士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師拈云。終日焚香擇火。不知焚香擇火者。是誰。

舉僧問長沙。作麼生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沙云。作麼生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圓悟和尚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師拈云。饒你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去。却是埋沒已靈。亦饒你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去。猶是背覺合塵。搃不恁麼。且道轉是不轉。是試定當看。



舉僧問石門。年窮歲盡時如何。門云。東村王老夜燒錢。僧復問。開先暹和尙。年窮歲盡時如何。暹云。依舊孟春猶寒。師云。有人問雲巖。年窮歲盡時如何。對他道。一爐紅焰煖騰騰。

舉脩山主頌云。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開浩浩。佛果和尚云。聲不到耳。色不到眼。聲色交叅。萬法成現。且道還踏著解脫道也無。不省這箇意。脩行徒辛苦。師云。欲識解脫道。諸法本不關。眼耳絕見聞。聲色玄浩浩。復拈云。喚什麼作聲色。

舉僧問石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鞏云。這的無生死。師拈云。識得要迴避。生死者。許你透生死。復顧視大眾。咄云。也沒交涉。佛果和尚云。還識這的麼。俊鶻捎空去。惜鳥泊籬頭。

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否。門云。清波無透路。僧云。和尚從何得門。云。再問。復何來。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門云。重疊關山路。師拈云。這僧不無萬古碧潭。再三撈攬之意。爭柰雲門老漢。有翻天覆地之能。弗易抵當。可惜沒後進。伊不得。且道這一步。又如何進。



始得  
舉臨濟和尚入僧堂。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師拈云。以鏡照鏡。面面皆正。蓮花出水。香流遠。蘭谷風飄。氣宇清。

舉翠巖示衆云。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麼。師拈云。翠巖面皮三寸厚。雖然也是屈已從人。不無大人去就。且道。即今還見雲巖眉毛。亦是三寸厚。

舉僧問五祖。一大藏教是個切脚。未審切那個脚。祖云。八囉郎。師拈云。電光裡穿鍼。

舉長生問長慶。混沌未分時如何。慶云。露柱懷胎。生云。分後如何。慶云。片雲點太清。生云。只如太清。還受點也。無。慶不對。生云。恁麼。則舍生不來也。慶亦不對。生云。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慶云。猶是真常流注。生云。如何。是真常流注。慶云。如鏡常明。生云。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慶云。有。如何是向上事。慶云。打破鏡來相見。師拈云。問者孤高。答處深邃。如空合空。似水投水。要明本分。脩行看取。二老機對。雖然。挨拶到末後。



一著。柰何破鏡未遂。即今還有破得鏡來相見者麼。  
有。則不唯與長生出氣。亦與磬山爭輝。如無老僧。今  
日失利。

舉雲門示衆云。你若實未得個入頭處。三世諸佛在  
你脚跟下。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且向葛藤處會取。  
師拈云。你若寔得個入頭處。三世諸佛在你脚跟下。  
一大藏教在你舌頭上。休向葛藤裡會取。且道與古  
人是同是別。

舉前寶壽問後寶壽。父母未生前。那個是本來面目。  
後寶壽罔措。一日在市見二人相爭。有一人相勸云。  
你得恁麼無面目。壽遂大悟。師拈云。得恁麼無面目。  
噫。錦繡叢中撞著。白雲堆裡活埋。洞見本地風光。面  
目依然長在。

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得一頭水牯。欲擬向  
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欲擬向溪西牧。亦不免  
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拈云。  
把住則坐臥空園。放行則雲山萬里。混塵俗而不流。  
超潔白而無住。縱橫自在。左右逢源。何須道擬向東。



擬向西而不自由也。且喜隨分納些些。雖然切忌動著。動著則三十棒。

舉為山普請次靜板鳴。有一僧拍手呵呵大笑歸去。為山云奇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至晚問其僧。適來你見個什麼道理。僧云朝來未喫飯。聞板聲歡喜。為山云。賺殺人。師拈云。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鏡清道當時為山有此一僧。鼓山道當時為山無此一僧。且道是賞伊是罰伊。舉古者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

船水上浮。師拈云。今時有一等癡狂漢。自不能守戒護生。而笑人守戒護生。便道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為據。然須看佛果老人云。且道殺個什麼。殺眾生物。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個什麼。試定當看。

舉趙州到百丈。丈問從什麼處來。州云。南泉來。丈云。南泉有何言句示人。州云。有時道未得之人。亦須峭然去。丈叱之。州容愕然。丈云。大好峭然。州便作舞而出。師拈云。古之所謂趙州者。生而知之。却到百丈門。



下猶為鈍置。再撥而轉。何不當時待伊叱之。呵呵大  
笑。拂袖而出。總然百丈有後語也。來不及。然今已得  
未得且置。如何是峭然一句試道看。

舉明謙在婺州智者寺為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  
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謙下禪牀拈起淨餅  
云。這個是觸是淨。主無語。謙迺撲破淨瓶。師拈云。且  
喜謙公捺守。徹底為人。無私毫委曲。爭奈為主者未  
是其人。不無賓主傷和氣耳。若磬山作謙待主無語  
時。輕輕對云。莫道不識觸淨好。留茲淨瓶以付識者。

舉因紫璘供奉擬註思益經。忠國師乃問。大德凡註  
經。須會佛意始得。供奉云。若不會佛意。爭解註得。國  
師令侍者盛一碗水。著七粒米在水中。碗面安一隻  
筋。乃問。這個是什麼義。供奉無語。國師云。老僧意尚  
不會。豈况佛意。子能註得經。師云。我本師幻有老人  
云。莫謂紫璘供奉。不識此意。即如佛來也。不解國師  
所設是何意也。山僧一見便會得。元來總是一個非  
難意。師拈云。可惜供奉未能會國師意。若某甲則不  
然。待國師置水碗在面前。一脚踢翻。國師總有無窮



妙意也。阻他註經不得。我幻有老人若在。便道。汝雖會國師意。未會老僧意在也。知某甲罪過。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不尊者。以手策起眉良久云。會麼。王云。不會。者云。阿耨達池龍王會。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師拈云。當時育王一見尊者。策起眉毛。何不道個真見佛來。速禮三拜。免使尊者後頭一絡索語。猶道不會。然且尊者聞育王道。個不會。何不當時高聲云。育王。不會。家親切。如是。則育王直下見得。亦未可知。不枉見如不見。

逢如不逢者也。雖然老僧怎麼說話。也是抱椿搖櫓。呵呵休。

肅宗帝。一日問忠國師云。師在曹溪得何法。忠云。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忠云。釘著。懸空著。師拈云。且喜忠國師說法。不涉離微。不落理路。以虛空為口。吞吐白雲。可謂一時光耀乾坤。然宗帝若得轉身吐氣。看他這一片雲。又如何收卷。且道轉身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烏石靈觀禪師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法身主。



觀云。不道。曹舉似洞山。山云。好個話頭。只欠進語。何不更去問為甚。不道。曹廼去進語。觀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曹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師拈云。這三大老。雖扶同毘盧頂上行。其間不無優劣。只如洞山。雖識機宜。恰是個扶小兒入市。教他語話。曹山。雖遵命師承。且隨人腳跟。烏石老漢。也是方便不少。且道。山僧恁麼說話。是肯伊。不肯伊。若道肯伊。如何恁麼說。若道不肯伊。又如何恁麼說。會得許你具一隻眼。

仰山因僧問。法身還解說法也無。山云。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僧云。說得底人在甚處。山乃推出枕头。為山聞廼云。寂子用劍。亦上事。師拈云。仰山恁麼說法。可不是藏身露影。漢要瞞這僧。即得。瞞雲巖未。在。若作這僧待伊云。別有一人說得。遂堪住云。莫不是這老賊麼。縱然手快。教伊推枕不出。雖然。不知為老道個劍。亦上事。又作麼生商量。咄。休將死鼠為真玉。莫把山鷄當鳳皇。

舉洞山一日問雲居。甚處去來。居云。踏山來。洞云。阿



那個山可住。居云。阿那個山不可住。洞云。與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也。居云。不然。洞云。與麼。則子得個入路。居云。無路。洞云。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居云。若有路。即與和尚隔生也。洞云。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師拈云。今時人要覓個山子住。且看雲居踏山樣子。若不如斯。出門便是草漫漫。雖然。不是洞山老漢也。勘驗他不出。可謂作家相見。如珠走盤。盤走珠。縱橫無礙。豈比迷頭認影。敲冰索火。緣木求魚者。而同日語哉。今日有人踏山來。我且問你。有路來。無

路來。若有路來。要且不合。雲居老人謂無路來。又不合。洞山和尚若有路無路。磬山道個俱隔。如是。作麼生。合得古人去。試道看。

玄沙一日見三人新到。遂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沙云。新到輕欺和尚。沙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沙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到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沙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沙云。我與你勘。



了也。師拈云大衆。且看這新到具叅方眼也未。若道具叅方眼。玄沙却云我與你勘了也。若謂不具叅方眼。其公案見在。何故。當時若作玄沙待久住云。和尚何不勘新到。劈頭一拄杖。免使後人疑著。可不道有意氣時爭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舉文殊菩薩問維摩居士。我等各自說已。云何是仁者所說不二法門。師拈云。這個公案。自毘耶離城。以至震旦叢林。商量不少。無非都在聲色語默上摸索。轉見沒交涉。若要會得。須向衆菩薩未啟口處。識得

根源。方知衆菩薩說底。即是老維摩不說底。老維摩不說底。即是衆菩薩說底。纔知維摩那時。其聲如雷。豈不見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即今還識得維摩老人根源麼。良久云。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舉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是同。是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會中有個彌勒大士。可往而問之。舍利弗遂問彌勒。彌勒云。誰為彌勒。誰是彌勒者。師拈云。而今人嘗做得這個夢來也。未假做得這個夢來。始醒得舍利弗來由。若未做得



這個夢來。且究取須菩提深遠之旨。若會得須菩提深遠之旨。須識得彌勒佛云。誰為彌勒。誰是彌勒者。到這裡。搃將個龜毛索子。一束束定。置於無夢覺之地。時或有云。那一個又安置在什麼處。喝一喝云。依稀似曲纜。堪聽。却被風吹別調中。

舉古者道。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法眼云。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坐待你。搆去。師拈云。且看古人。諄諄恁麼為人。既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又道搆去作麼。天隱今日雪上。

加霜。驀將拄杖卓下云。莫不是這一片麼。噫。也是搆箇兒。

舉玄沙和尚。到蒲田縣。衆以百戲迎之。次日玄沙遂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麼處去。小塘提起袈裟角示之。沙云。料掉沒交涉。師拈云。山僧即不然。或有人問。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只對他道。今日一出。尤勝昨日。他若道。料掉沒交涉。曰。我也知你。是個瞎漢。還委恁麼。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舉遵布衲在藥山處浴佛次。山云。你浴得這個。還浴得那個麼。遵云。把那個來。師拈云。藥山傍通一線。可謂俯誘初機。遵衲雖是當仁不讓。一撈便了。爭奈杓柄在手。而不善用。若作藥山。待伊道把那個來。劈手奪杓子過來。還他一杓惡水。可不澈頭澈尾去也。何故。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門云。六不收。道林和尚拈云。只道得一半。若問道林。只對他道。一不立。乃頌云。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蹤由。無限青山留。

不住。落花流水太悠悠。師拈云。還知二大老鼻孔落在什麼處。然雖不負來機。盡力道將來。祇道得法身邊事。且道如何是法身向上事。豎起拂子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勢長威獰。

舉僧問歸宗和尚。如何是玄旨。曰。無人能會。僧云。向者如何。曰。有向即乖。僧云。不向者如何。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僧云。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僧云。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宗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不。僧云。聞。曰。我何不聞。



僧無語。宗以棒趂下。師拈云。可惜這老漢。架艤艫泛於大海。隨其順逆波濤。不用翻篷打槳。宗師家須到恁麼田地始得。不然。搥落左右邊句。爭祛得學人疑滯。雖然如此。當時這僧是個靈利底。見伊道誰求玄旨。何不曰。和尚好個方便門。速禮三拜。然若作歸宗待僧道。豈無方便門。汝將前話作實法會耶。待僧更進語。以棒趂下。免致周遮。磬山今日還有人識得這玄旨麼。噫。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舉三聖和尚。叅德山。纔款展坐具。山云。住。不用展炊。

單遮裡無殘羹餽飯。與汝曰。賴遇無設有。向甚麼處著。山便打。聖接住。推倒向牀上。山大笑。聖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恭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聖云。道什麼。座再問。聖打一坐具云。遮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聖便過第二座。人事。師拈云。德山老漢。一條白棒。按過天下衲僧。撞着這三聖和尚。猶較些子。何不當時待伊道無著處。曰。也是餽茶剩飯。雖然強將手下無弱兵。爭奈三聖氣吞宇宙。力振江湖。孰奈伊何。首座當



時亦待伊道。觸忤多少賢良。何不道某甲罪過。且不失方情而已。今時人意。欲參方須具這眼目。始得。若不如是。都是依草附木。有甚麼用處。

舉。為山問仰山。甚處來。仰山云。田中來。為云。田中有多少人。你插鋤。叉手而立。為云。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仰。拽鋤而去。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鋤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為山一問。直得草繩自縛。去死十分。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師拈云。

妙喜老人。出言吐氣。忒煞風流儒雅。雪竇和尚。龜鑑宗乘。恰似壓良為賤。今日磬山。合作麼生商量。不得顛預放過。還知麼。幾度黑風吹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舉。龍濟問僧。什麼處來。云。翠巖來。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云。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曰。與麼道。又爭得。僧便問。和尚又如何。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僧於言下有省。師拈云。這僧雖然有省。只會得龍濟底。未會得翠巖底。若會得翠巖底。許你全具眼。



舉石頭和尚。問僧從甚麼處來。僧云。江西來。曰。見馬  
大師麼。云。見。頭乃指一椀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  
對。却回舉似馬大師。馬曰。汝見椀柴大小。云。沒量大。  
馬曰。汝甚有力。僧云。何也。馬曰。汝從南嶽負一椀柴  
來。豈不是有力。師拈云。溪見古人千里同風。在一個  
鼻孔裡出氣。何曾分疆立界。魔魅人家男女。而不顧  
大法也。這僧當時是個漢子。待石頭和尚道。何似這  
個。輕輕對道。不別。即禮謝。可不減師之德乎。適逢馬  
大師處舉似。及道。汝見椀柴大小。何不道。某甲見非

兩端。恁麼則不負師恩。亦不孤他人指點。然雖如是。  
看他二大老。如按牛頭吃草相似。可惜慈悲太切。  
舉洞山和尚示衆云。兄弟初秋夏末。東去西去。直須  
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始得。又云。只如萬里無寸草處。  
作麼生去。後有僧舉似石霜。霜云。出門便是草。磬山  
則不然。兄弟夏末秋初。南行北往。直須腳踏實地去。  
始得。若不如斯。未出門時。亦是草漫漫。不見妙喜道。  
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



累不魯藏僧後問雪峰徧累不魯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石霜霜云這老漢著甚麼死急師拈云古人一期方便祇欲求人。不覺拖泥帶水。當時石霜門下有這個僧磬山若作石霜待伊道。咫尺之間。不覩師顏。何不攔頭一拄杖。教伊性快去。容流到雪峰處。枝上生枝。蔓上生蔓。跋躄溪山。旋回林下。還魯悟也未。恁麼徒用傍敲正打。何故不見玄沙老人云。山頭老漢蹉過也。

舉僧訪翠巖不值在。遂看主事。主云。參見和尚也未。

曰未。主迺指狗子云。上人要見和尚。但禮拜這狗子。僧無語。後翠巖歸聞得。乃云。作麼生。免得與麼無語。雲門云。欲觀其師。先觀弟子。師拈云。茲僧非惟不魯見翠巖和尚。要且不魯相見主事。可惜淺水無魚。徒勞下釣。若作這僧。當時待院主。指拜這狗子。遂即高聲云。若不識老和尚。洎合錯禮這狗子。拂袖便行。雖然如是。今日或有主事者出來道。和尚莫教壞人家男女。只對他道。這狗子嚮。

舉僧問趙州和尚。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西門南門。



北門師拈云。這僧覲面相呈。致個問頭也甚奇怪。若道未會。怎敢入虎窟裡。拈虎鬚。若道會。怎肯恁麼休去。當時若非趙州老宿。有定乾坤手段。爍破四天下眼目。還他本分鉗鎚。教他入又入不得。出又出不得。可謂雙奪雙收。到此還有人轉得身。吐得氣。入得趙州門。出得趙州門者麼。試道看。

師云。鼓唱宗乘。提挈綱要。切須是個人始得。憶昔當時有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碗裡盛雪。然這僧若不解。号正派源頭。如何啟得這個大口。設若

巴陵老人。非出於雲門。深窮法海。透徹靈源者。則不能如是洒洒落落。乾乾淨淨。拋個銀碗盛雪。一句子。直示將來。恁麼得。非是個本色上流。脫畧情塵。知見者。如何湊泊得去。到這裡。還知古人落處麼。咦。不見道道。吾舞筇同人會。石鞞彎弓作者語。

舉雪峰示衆云。南山有一條鱉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云。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僧舉似玄沙。沙云。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此。我即不恁麼。僧云。和尚作麼生。玄沙云。用南山作什麼。雲門以拄杖攬



向雪峰面前作怕勢。師拈云。雪峰老漢。恁麼示衆。拈  
一句語。如握太阿劍。打塗毒鼓。聞之擬之。咸以喪身  
失命。誰敢當峰。到這裡。還容得情識。卜麼麼。恁麼也  
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搃不得。當時若非  
二三大老。卓犖超群。廓徹圓明。知見唱和。宗乘敷揚。  
要旨。則孤負雪老這一條活蛇。弄殺在象骨巖前。誰  
能知他落處。所以道。打鼓弄琵琶。相逢兩作家。電光  
影裡穿針。未為快手。若是這般事。須是這般人。始得。  
若非這般人。如何搆得這般事。山僧今日。且不將拄

杖。控龍作蛇。亦無玄沙語句。鈞引。但只恁麼與衆同  
食。同衣。同坐。同卧。不出尋常。大衆。還見麼。格外不須  
重審問。尋常一句作麼生。

舉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居士指  
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時有全禪客云。落在  
什麼處。士打一掌。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士云。汝恁  
麼稱禪客。闍老子未放你在。全云。居士作麼生。士又  
打一掌云。眼見如盲。口說如啞。雪竇別云。初問處。但  
握雪團。便打。磬山拈云。老龐叅證於馬祖。石頭二大



老已得心空及第。到處遇人。不妨作家相見。著著是有出身之路。所以全禪客不柰伊何。當時若作全禪客。待伊道好雪片片不落別處。遂接住云。不落別處且置。你道在什麼處來。待伊擬口。還他一掌。教這老漢別有生涯。難行此令。雖然且道。山僧這一掌。與老龐扞同也異也。與雪竇打同也異也。試說看。

舉羅山和尚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山不契。却往巖頭處。如前問巖頭。喝云。是誰起滅。出於

此有省。師拈云。今時人論道。石霜說道理。所以令羅山不悟。巖頭不說道理。令他悟去。恁麼商量。如掉棒打月。料掉沒交涉。殊不知當時這僧。若不得石霜老漢。雪上加霜。逼拶將來。烏詰巖頭處。領畧得去。縱然會得巖頭老人底。若未會體。究得石霜和尚底。爭解脫得起滅不停時也。所以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婁緣。即如如佛。若不如是。敢保你認賊為子。在今時人。還會得二大老異口同音麼。良久云。一片白雲橫谷口。幾



多歸鳥盡迷窠

舉雲巖掃地次。道吾云。何得太區區生。巖云。須知有不區區者。吾云。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巖竖起掃帚云。這是第幾月。吾便休。師拈云。可見古人日用事無別。纔被人拶着。便迺覲面相呈了。無餘事。雲巖道吾。雖同出其門。到這裡也不肯放過。要且得人一牛。還人一馬。雖然如斯。若作道吾。待雲巖竖起掃帚云。這是第幾月。但云。恰似。管教他這把掃帚。無地放在。舉天平和尚行脚時。叅西院常云。莫道會佛法。覓個

舉話人也無。一日西院遙見。召曰。從漪。平舉頭。西院云。錯。平行三兩步。西院又云。錯。平近前。西院云。適來這兩錯。是西院錯。是上座錯。平云。從漪錯。院云。錯。平休去。師拈云。衲僧行脚。切不得草草。纔有此些省處。便開大口。須要自己揣摩。十二時中。還曾穩當不。心境一如不。脚踏實地。不如紅爐飛片雪。不可見天平和尚行脚時。自滿道會禪。傍若無人。驀然撞着西院老漢。一拶下。兩個錯字。便把一肚子禪道。一點也不用。不着。手忙脚亂。當時若作天平。待西院道。適來這兩



錯。是西院錯。上座錯。何不高聲還他道。個錯。管教西院自然不作。故眼相看。直到後來。住院謂衆云。我當初行脚時。被業風吹到思明長老處。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與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去時。早知道錯了也。看他恁麼示衆。正所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雖然如此。也似貧兒索舊債一般。磬山今日亦下個錯。且道這箇錯。與西院同耶。別耶。與天平同耶。別耶。諸人試辨看。有麼。有麼。復云。錯。

舉雲門大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什麼氣息。亦是病。師拈云。病多。諳藥性。得瘥。始傳方。雲門大師曾在乾峰和尚處。患過這病來。以透脫得底。所以要醫大地衆生。個個透脫將去。雖則慈悲之故。也是好肉剗瘡。不見淨名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雖然如是。恁麼也是病後之



語諸人還曾打過這病也未。若未打過。則不妨雲門  
大師葛藤窠裡透脫將去。所以道。過得荆棘林。纔是  
好手脚。直饒透過這病。露出這光。為甚麼雲門道。仔  
細檢點將來。亦是病。到這田地。須知有向上一著在。  
若不知向上一著。有甚麼氣息。亦是病。珍重。

舉魯祖。凡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云。我尋常向他道。  
空劫以前承當。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  
他恁麼驢年去。師拈云。古今多少尊宿。未免向魯祖  
釣竿頭上。痛嚼。匙模。画樣。或抑。或揚。或提。或唱。何魯

摸索得魯祖脚跟麼。殊不知魯祖恁麼接人。亦是曲  
垂方便。若有個性。恁底向他。未面壁時。一覷覷破。還  
他這老漢。不坐在寒元殿裡相見。即今還有人知他  
落處麼。少林壁觀無多旨。不是神光也大難。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上堂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  
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  
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云。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  
不搭印。穴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驤泥沙。陂  
佇思。穴唱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穴打一拂子云。



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穴又打一拂子。牧主云。佛法與王法一般。穴云。見個甚麼。牧云。當斷不斷。迂招其亂。穴便下座。師拈云。決戰者。不顧其首。陂公也是一員猛將。敢向前來奪令施行。爭柰穴老父戰。已得陣勢排定。到此無門可入。又無路可出。逼拶得前不構村。後不迭店。只得任憑一縱一擒。而無所著。落得不披三玄。戈甲七事。隨身孰能如是作畧乎。雖然恁麼。當時不得。牧主怎生收煞。可謂見機而作。今或有人出來云。牧主道當斷不斷。迂招其亂。在風穴也。在盧陂也。山僧劈脊便棒也。怪予不得。舉雪竇禪師在莊。數僧立次。雪問維摩。若云。步步是道場。這裡何似。山裡衆下語。皆不契。自代云。只恐和尚不肯。師拈云。磬山當時若在會。直教這老漢舉足無立地處。道什麼肯不肯。這裡是什麼所在。咦。



天隱和尚磬山集

陽羨居士蔣允儀

曹良輔 閱

閩海門人通 範 錄

徵古

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賓主歷然天童拈云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裡雖然如是當時便與一喝直饒大逞神通也祇得同聲相應萬松道當時若問兩堂首座齊喝還有賓主



也無咄云賓主歷然臨濟有語無喝天童有喝無語  
如今殺人刀活人劍在萬松手裡師徵云若是有語  
又落在臨濟手裡若是有喝又落在天童手裡若道  
六語亦喝也出不得臨濟天童手在若道非語非喝  
敢謂萬松無分且道那裡是殺人刀活人劍衆中還  
有擇得出者麼喝一喝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皇帝帝命忠國師  
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  
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在什麼處藏云

和尚一國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舡國師再問汝  
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藏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  
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國師第三問老僧即今在什  
麼處藏罔知國師叱云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有  
僧問趙州三藏三番為甚不見國師州云在三藏鼻  
孔上又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什麼不見沙云祇為  
太近後僧問海會端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  
甚難見殊不知在三藏眼睛裡天童云三藏不見國  
師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處麼師徵云這一隊老



漢恰如盲人摸象總未知國師下落處在諸人還知  
國師下落處麼若知得國師下落處許你他心通  
舉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  
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亦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  
備猶是無風而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  
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師徵云還知麼  
雲門大師語句一一與脩多羅合也要諸人檢點直  
饒透得過須知有向上一竅且道如何是向上一竅  
叅

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  
一鋪功德畫了未髭云畫了祇欠點眼在頭云莫要  
點麼髭云便請頭垂一足師徵云長髭既善畫大庾  
嶺頭一鋪功德而不善點眼者何也還知麼今時人  
畫亦未就而先自點眼不知瞎了多少人也衆中還  
有請點眼者麼僧云有師手搖云我也知你畫未就  
在

舉僧辭大随随問什麼處去僧云峨眉禮普賢去随  
豎起拂子云文殊普賢祇在這裡僧画一圓相拋向



背後隨云侍者將一貼茶與這僧師徵云且道大隨  
是償伊是罰伊衆中有人道得老僧付你拂子去  
舉三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則不然逢  
人則出出則不為人師徵云二大老一者逢人則出  
一者逢人則不出且道逢什麼人諸人還識得麼  
舉黃檗云若擬著一法印早成也印著有即四生文  
現印著空即空界無想文現但不印一切物此印與  
虛空等師徵云不著有不著空印即是不印即是試  
道看又云喚什麼作印

舉興化和尚示衆今日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  
入興化為你證據時旻德長老出禮拜起便唱化亦  
唱旻德又唱化亦唱旻德禮拜化云若是別人三十  
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你會一喝不作一喝用師  
徵云賓家也唱主家也唱且道那裡是他一喝不作  
一喝用或有人亦唱老僧道且謾我且謾我也曉得你  
一喝不作一喝用且道是語與興化同也異也師復  
喝一喝

舉雪巖禪師上堂云道在日用日用不知饑只喫飯



寒只添衣晴天愛日掛枯藜點檢溪頭梅樹向陽偷  
放南枝師徵云還灼然會得麼若會許你識得臨濟  
大師人境俱不奪之句雖然直須親到若不親到也  
是抱椿搖櫓有什麼用處

舉仰山問為山如何是西來意為云大好燈籠仰云  
莫只這個便是麼為云只這個是什麼仰云大好燈  
籠為云果然不識師徵云汝等叅詳也未且道當時  
仰山會得西來意恁麼酬不會西來意恁麼酬你若  
道會為山又道果然不識若道不會仰山又道只這  
個便是會與不會且置如何是西來意

舉興化道三聖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興化則不  
然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為人雪巖頌云弄晴微雨濕  
春風柳自青青花自紅寄語遊人急回首歌樓不在  
画橋東師徵云你看二大老作略被雪巖翁一頌徹  
骨徹髓撒向諸人面前了也還會麼若會得為人也  
得不為人也得如未會為人也不得不為人也不得  
叅

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



粥了也未僧云吃粥了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師  
徵云今時叢林或三百或五百就不知道喫粥了洗  
鉢盂去且道當時其僧省個什麼  
舉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師徵云  
且道執又執個什麼放又放個什麼你向不執不放  
處道將一句來看

舉雲門普請衆般柴次門遂拈一片拋下曰一大藏  
教祇說這個師徵云既是一大藏教祇說這個何故  
又道教外別傳諸人試說看若說得許汝通一大藏

教

舉臨濟行脚到龍光值上堂濟出問不展鋒銜如何  
得勝光據座濟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嗔  
濟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闕也師徵云臨濟大師  
行脚時氣吞諸方如獅子遊行自無伴侶雖然太露  
鋒銜了也諸人不展鋒銜道將一句來看

舉僧問洞山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洞乃  
合掌頂戴師徵云且道洞山老人是肯伊是不肯伊  
舉僧問雲門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門云向什



麼處著此一問僧云學人不會請師舉門云將筆硯  
來僧乃將筆硯來師徵云諸人十二時中莫空過不  
若空過常時碌碌若不空過終日閑閑看取雲門大  
師逐題其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刮悟叅  
舉僧問法眼如何披露即與道相應眼曰汝幾時披  
露即與道不相應師徵云相應不相應且置汝等還  
曾披露也未若披露老僧許你相應若未披露管教  
不相應在咄

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  
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天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法  
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許師徵云天童  
恁麼和會將來也要諸人檢點磬山道如來禪祖師  
禪即不問你向諸相中指出個非相來看拈拄杖云  
切忌動著動著則打折你驢腰

舉瀉山坐次仰山入來瀉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  
曰慧寂信亦不立瀉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  
祇是慧寂更信阿誰瀉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仰  
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徵云快哉你看仰山如珠走盤



縱橫無礙還識得麼如識得即向前速道速道莫入陰界

舉洞山曰體得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山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不山曰不語話即聞師徵云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洞山老漢得之矣咦汝等還聞麼若聞須知有向上事若知向上事聞與不聞遠之矣

舉僧問首山如何是佛山云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什麼句中收山云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

曰此意如何山云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師徵云還識得首山老漢紫羅帳裡撒真珠麼有僧問如何是紫羅帳裡撒真珠師云阿家牽驢新婦騎會麼曰不會師云切忌妄生穿鑿

舉僧問新興如何得出三界去興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師慈悲興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沉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徵云既是唯心有什麼出入衆中有人道取一句看更聽頌云若得信心無古無今非舍非取有韻有吟空觀三界即達



唯心

舉僧問灌溪如何是一色溪曰不隨僧云一色後如何溪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師徵云今時人造到這裡都坐在一色邊還知灌溪老谷處麼直饒明得走到磬山正好吃棒

舉三聖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唱聖亦唱僧又唱聖亦唱僧曰行棒即瞎便唱聖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聖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次有僧問適來爭容得這僧聖曰是伊見先師來師徵

云若識得三聖與此僧交鋒處堪為臨濟下兒孫且道次僧怎麼問三聖答他道是伊見先師來是肯伊不肯伊時有僧欲進語師即唱出

舉僧問法眼求佛知見何路最徑眼曰無過此師徵云還識得法眼老人最徑路麼切忌動著動著打破你頭皮

舉興化問雲居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化云想和尚答此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個何必後遣化主到興



化處化問和尚住三峰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  
道得也未僧舉前話化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個何  
必興化即不然爭知道個不必師徵云古人一機未  
透積歲窮研豈肯造次胡言亂道今人不揣已分纔  
入門來學些口頭三昧便要為人師範可不深愧于  
古人乎且道當時雲居道個何必興化道個不必還  
有優劣也無試道看

舉曹山辭洞山洞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什  
麼處去曹山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

耶曰去亦不變異師徵云古今師資道合豈造次成  
就耶汝等須知當時曹山事師數載親承實授臨別  
洞山尚不肯放過曰子向什麼處去洞山向伊一撥  
道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看曹山此語  
穩密無以加矣然在臨濟門下正好吃棒不見洛浦  
當時自謂了當別濟南去當仁不讓濟以拄杖畫一  
畫曰過得這個便去浦乃喝濟便打浦禮拜而去濟  
明日上堂曰臨濟門下有個去稍鯉魚搖頭擺尾向  
南方去不知落誰家籠裏醃殺他日果跳不出夾



山園續子可見臨濟大師豈輕授受乎然而洛浦亦不越師之記荊雖然到這裡諸人向不變異處道將一句看道得許你前去道不得按下雲頭叅

舉大涅槃經云十二回緣法下智觀故得聲聞菩提中智觀故得緣覺菩提上智觀故得菩薩菩提上上智觀故得佛菩提師徵云大小世尊說如來禪也所以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且道衲僧家又作麼生道驀卓拄杖云千山勢到嶽邊盡萬派歸海上消

舉丹霞問僧什麼處宿曰山下宿霞曰什麼處吃飯曰山下吃飯霞曰將飯與闍黎吃的人還具眼也無僧無語師徵云諸人終日喫飯還識得此人麼若識得此人許你具一隻眼

舉僧問鏡清如何是清淨法身清曰紅日照青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清曰風吹雪不寒師徵云紅日照青山還具法身也無風吹雪不寒還明法身向上事也無你若會得許你識臨濟四料簡有僧擬問師曰你道是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你道是人境俱奪



人境俱不奪速道速道僧無語師喝出  
舉鼓山到玄沙處沙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  
個不得沙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裡作活計山曰和  
尚又作麼生沙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山曰和尚與麼  
道却得某甲為什麼道不得沙曰我得汝不得師徵  
云二大老如兩鏡相照咸云人人出這個不得而優  
劣在什麼處一得一不得且道人人既不出這個驢  
馬還出得麼試道看

舉保福僧到羅漢琛禪師處漢問彼中佛法如何曰  
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  
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漢云吾問汝不塞  
你眼見個什麼不塞你耳聞個什麼不坐你意作麼  
生分別師徵云還知麼二大老一縱一奪殺活自在  
俱為作家磬山今日塞與不塞置之弗論且道根根  
塵塵周徧法界誰與你安名若識得此人許你叅學  
事畢

舉僧問報慈如何是平常心合道慈云吃茶吃飯隨  
時過看山看水實暢情師徵云且道喫茶喫飯看水



看山還合平常心麼若合得諸人在這裡切切怛怛不休歇去作麼若休歇不得且向喫茶喫飯時看山看水處理會始得

舉石頭問龐居士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師徵云老龐道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且道既無開口處這一落索從何處得來若知他落處開口也得不開口也得

雖然我問你日用事

擧長生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靈云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靈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靈不答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靈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靈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靈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靈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靈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師徵云當時靈雲兩處不答是何意你看古人琢磨到純清絕點處喚作真常流注似鏡長明直須知



有向上一著不然則命根不斷所以道打破鏡來與  
汝相見師驀拈拄杖云諸人曾到這田地麼若到這  
田地好與老僧拄杖子相見如未到這田地且自下  
手卓拄杖云决不孤負此則機緣萬松謂鏡清問  
靈雲圓悟謂長生問長慶  
今致正脉長生問靈雲總  
之取其理而隨時錄之

舉石門蘊禪師在青林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  
子今日作什麼來石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  
向甚處種石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  
日入園喚蘊闍黎石應諾林曰剗我無影樹留與後

人看石曰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置你曾  
見他枝葉麼石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  
栽石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師徵云終日蒲團  
上靜悄悄底菜不摘一莖米不揀一粒謂之叅禪辦  
道切莫淨沉死水埋沒已靈還識古人親切處麼你  
看他随方應用都合其宜信手拈來頭頭本具師打  
一拄杖云受栽不受栽且置無影樹子擲

舉馮山因劉鉄磨來云老特牛你來也磨曰來日臺  
山會上有齋和尚還去麼馮山作臥勢磨便出去中



峰拈云為山被劉鐵磨一拶拶倒要起起不得鐵磨  
被為山一推推轉要住住不得本上座與麼批判多  
少人在背後敲斲指師徵云中峰老人恁麼道可  
謂口大而心細者也你道他還知二老落處麼若知  
落處何故又道要起起不得要住住不得試道看

舉趙州訪一菴主便云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  
水淺不是泊身處便去又訪一菴主亦云有麼有麼  
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殺能奪能殺能活禮拜而去  
師徵云趙州老人問處一般二菴主答處不別為什

麼一肯一不肯諸人還知利害在什麼處不見佛果  
和尚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  
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舌頭在趙州口裡殊不知自  
己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握向上綱宗與二菴主相見  
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着力還知趙州落處麼  
切忌顛顛

舉僧問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  
南三月裡鷓鴣啼處百花香師徵云既作臨濟下兒  
孫須識臨濟綱宗始得不然未免傷鋒犯手或有人



問磬山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墜起拂子云見麼  
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不見當時佛鑑老人頌云彩  
雲影裡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  
莫看仙人手中扇

舉心地觀經云此法名為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  
法門此法名為三世諸佛自受法樂微妙寶宮此法  
能引諸菩薩衆到色究竟自在智處此法能與生死  
長夜作大智燈師徵云諸人看這黃面老子在靈山  
會上百萬人天衆前拈出也甚奇特雖然且道如何

是此法驀卓拄杖云擬之則差強之則隔道道  
舉臨濟大師道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奪人不奪境  
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師徵云作麼生是  
奪境不奪人作麼生是奪人不奪境作麼生是人境  
俱奪作麼生是人境俱不奪你若一一透過你得臨  
濟門下兒孫你若透不過却被人境埋沒了也喝一  
喝云且道那裡是人那裡是境叅



天隱和尚磬山集

陽羨居士潘有年

曹良輔同閱

閩海門人通 範 錄

別古

舉陸亘大夫問南泉曰。弟子家中於一瓶內養一鷺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鷺。且不得打瓶。亦不得損鷺。未審和尚有何方便。泉召云。大夫。大夫應諾。泉云。出也。大夫無語。師別云。大夫置個問頭。甚是奇特。但不能



疾出凡籠。當時磬山若作大夫。速整威儀三拜。可不快哉。

舉德山小叅示衆云。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德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德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師別云。德山老漢。實有定乾。坤手。斲却被二尊宿。錯下名言了也。且道什麼處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直饒恁麼見得分明。也好與三

十棒

舉雪峰在國清。拈起鉢盂問座主。道得與你鉢盂。主云。此是化佛邊事。峯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主云。某甲不會。峯云。你問我。我與你道。座主方禮拜。峯便踏倒。後座主舉似雲門云。某甲得七年方見。門云。你得七年方見。云是。師別云。雲門老人作畧高古。何得如此。若是磬山則不然。待伊道七年方見。攔頭一拄杖。你見個什麼來。雖然如是。要識磬山則易。要識雲門則難。



舉僧問雪峯。拈槌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峰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峯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師別云。老僧則不然。待他抱頭出去。高聲大叫。草賊大敗。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雖然。同別且置。諸人還代得一轉語麼。

舉鏡清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清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清曰。和尚到時。山曰。汝道我甚時到。清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師別云。曹山只管憐民。不能盡法。磬山則不然。待伊道適來猶記

得。劈脊便棒。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恠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童子養來三二年了。幸是可憐生。上座教壞伊。快束裝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師別云。某甲教壞童子。某甲應當出院。和尚教壞某甲。和尚合作麼生。雖然。即今還有恁麼行脚僧。山僧與彼問訊。



舉僧問螺峰禪師曰。如何是本來人。峰曰。惆悵松蘿境界危。師別云。螺峰老人。酌機甚是奇特。能令這僧見得本來人也未。設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本來人。我與汝道。即不本來也。

舉僧問咸澤禪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澤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峰塔。師別云。今日有人問老僧。則不恁麼道。獨步孤峯月。閒聽幽澗琴。

舉太傅王延彬居士。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鉢。忽翻茶鉢。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為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師別云。朗公恁麼道。可謂當面蹉過。何不道重命輕財。明招曰。朗上座喫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裡。師云。也是賊過後張弓。朗曰。上座作麼。師云。更納什麼。敗闕。招曰。非人得其便。師云。也救不得一半。

舉僧叅睦州。州問汝豈不是行脚僧。云是。州曰。禮佛也未。云。禮那土堆作麼。州曰。自領出去。師別云。山僧即不然。待伊道是。即曰。這掠虛漢。行甚麼驢腳馬脚。



出去。可不免聞後語。

舉僧問興教禪師。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教曰。眼裡耳裡鼻裡。曰。祇此便是否。教曰。是甚麼。僧便唱。師別云。山僧若作興教。見伊唱將來。聞黎緩緩地。唱即不無。還我眼耳鼻裡底來。看伊眼目定動。雷聲一喝。可不先以定動。後以智拔。而今有人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搃不恁麼。對他道。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

舉棗樹和尚問僧。發足甚麼處。曰。閩中。樹曰。俊哉。曰。謝。

師指示。樹曰。屈哉。僧作禮。樹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樹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別云。棗樹老人。雖慈悲太切。可惜勞而無功。磬山則不然。待伊云。閩中。且道多少途程。到這裡。看伊有著落。方可云。俊哉。及至作禮。云。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恰使這僧不能轉身吐氣。徒涉關山。無言加對。又云。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可不雪上加霜。雖然。山僧與麼道。又落在甚麼處。遂顧視左右云。亦是勞而無功也。屈哉。

舉龍濟禪師。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室礙。祇這障。



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師別云。這老漢無繩自縛。會與不會。一時拈却。又作麼生。良久云。延平劍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舉劉鐵磨來見。為山。為山曰。老特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為山乃放身作卧勢。磨出去。師別云。二大老一等是。夫人作畧。猶欠些賓主句在。祇如為山曰。老特牛汝來也。磨何不速禮三拜。方可。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如磨恁麼道。為何不道汝還去麼。然後放身作卧勢。可不隨流得妙乎。

舉趙州訪寶壽。壽在禪床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壽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別云。這兩個老漢。如各背一面古鏡。不得融通於一器也。雖然。也是分析。虛空。

舉為山坐次。仰山入來。為山以兩手相交示之。仰山作女人拜。為山曰。如是如是。師別云。老為可謂憐兒。不覺醜。見伊裝這模樣。便道如是如是。某則不然。待拜起來。放下手時。看他如何合殺。

舉法華全禪師上堂。鐘鳴鼓響。鵲噪鴉鳴。為汝諸人。



說般若。講涅槃了也。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觀音菩薩向諸人面前作大神通。若信不及。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師別云。山僧則不然。若信不及。依舊鐘聲鼓響。鵲噪鴉鳴。何故。豈不聞法華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舉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廓曰。勅點飛龍馬。跋鱉出頭來。山便休去。師別云。何不道俊哉。來日浴出廓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別云。瞎漢。智過於師。方堪傳授。

舉三角菴主。因荒亂。魁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角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角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師別云。此老善韞其實。而不善用。何也。不見道路。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休獻詩。雖然。臨難不可苟免。此老得之矣。

舉瑞鹿禪師上堂。鑑中形影。惟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惟憑個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叅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師別云。若也知得。



正好着力參究去也。咦。

舉僧問曹山和尚。世間甚麼物最貴。山曰。死猫頭最貴。曰。為甚麼死猫頭最貴。山曰。無人著價。師別云。既無人著價。又道甚麼貴賤。

舉為山示衆云。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曰。為山僧某甲。此時喚作為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為山僧。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去。師別云。老僧不同。為老道。百年後。令人喚水牯牛。又是為山僧。喚為山僧。又是水牯牛。且

如老僧昔日居龍池時。人喚作雲巖道人。今日住磬山時。人喚作天隱和尚。你道喚天隱是。喚雲巖是。所以云。吾猶昔人。非昔人也。直饒恁麼會得到底。與你。總是沒交涉。叅。

舉鳳棲同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鳳云。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翠微。曰。忽遇客來。將何招待。鳳曰。金粟朝來猿摘去。黃花晚後鳳啣歸。師別云。或問山僧如何是和尚家風。只對他道雲畊雨種。客來如何招待。曰。粗茶淡飯。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舉石門蘊禪師。在青林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石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麼處種。石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石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石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石曰。不曾見。林曰。既不曾見。爭知不受栽。石曰。祇為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如是。師別云。若見已受栽也。

舉盤山云。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別云。光境現在。復是何物。豈不見妙喜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樹上一枝花。

舉僧問投子。一大藏教。還有奇特事也無。投子云。演出大藏教。又一老宿云。演入大藏教。妙喜云。演出演入。則不無二老。若是奇特事。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師別云。喜老恁麼道。甚是知音。作家作家。且道奇特事在教內。在教外。

舉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云。不



入這保社。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搃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來日與化自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須出院。雲居舜和尚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與化行令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天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面皮多少時也。妙喜老人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即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師別云。二大老。一人高高山頂行。一人深深海底走。磬山亦不

然。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且道。即今還有人代得克賓維那一轉語麼。若有。不惟與與化出氣。亦乃光耀磬山。可不覓火和烟。得擔泉帶月歸。

舉罽賓國王。仗劍問師。子尊者曰。師得蘊空。不尊者曰。已得蘊空。王曰。脫生死。不尊者曰。已脫生死。王曰。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遂斬之。白乳丈餘。王辭自落。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猶在黃龍。新和尚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師別云。三人中。有一人。可以為師。雖然如是。磬山則不然。祇許賓王得。



大用未得大體在

舉雲門問直歲。今日作甚麼來。歲云。刈茅來。門云。刈得幾個祖師。歲云。三百個。門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作麼生。歲無語。門拈拄杖便打。徑山和尚云。直歲無語。自有三百個祖師證明。雲門令難行。要且棒頭無眼。師別云。幸是無眼。若是有眼。待直歲道三百個。便打。何待後來一落索。

舉道吾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佛日道。高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佛日道。高元是昔愁人。師別云。磬山即不然。高則從他高。富則從他富。樂則從他樂。苦則從他苦。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

舉盤山和尚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能如是。是真出家。育王云。若能如是。捏目空花。師別云。老僧即不然。若能如是。雪裡梅花。

舉僧問雲峰。如何是心地法門。峰云。不從人得。僧云。



不從人得時如何。峰云。此去衡陽不遠。師別云。有人若問老僧。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云。不將此問來問。

舉天池隆禪師。在金峰。普請般柴。次峰問般柴人。過水不隆曰。有一人不過水。曰。不過水。還搬柴不。隆曰。雖不搬柴。也不得動著他。師別云。雖則搬柴。也不得動著他。

舉千巖和尚示衆云。僧問趙州。大地無塵。掃個甚麼。州云。掃外來底。若是無明。祇向他道。掃裡頭底。大衆。趙州底是。無明底是。師別云。既是一物也。無說甚麼。內外直饒。非內非外。一齊掃却。還有掃柄在。

舉德山到瀉山。挾複子直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瀉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瀉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唱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便行。瀉山至晚。問首座。適來新到。在甚處。首座云。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瀉云。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



人失却一隻眼。師別云。妙喜老人恁麼道。還具眼也。未若道具眼。且道二尊宿。那裡失却一隻眼處。若道不具眼。他恁麼道。這裡若緇素分明。許你具一隻眼。其或未然。還向三大老處摸索始得。雖然。磬山恁麼道也。失却一隻眼。咄。

舉趙州上堂云。兄弟。但改往脩來。若不改往脩來。大有著你處在。老僧在此三十餘年。未嘗有一個禪師。到此間。設有來。一宿一食。急走過。且趁軟煖處去也。師別云。山僧在此開山數年來。未嘗有一個沒禪底。

到此。設有一個半個。亦是一宿一食。况山僧這裡無間茶剝飯。兄弟。你不改往脩來。無有著你處在。可見古今道同行。履不一。入此門來。切須子細。叅。

舉趙州上堂。良久云。大眾。搃來也未。對云。搃來也。州云。更待一人來。即說話。僧云。候無人來。即說似和尚。州云。大難得人。師別云。古人恁麼垂慈。方便不少。老僧不然。汝等搃在這裡。箇個是英靈衲子。更待誰來。喝一喝。

舉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云。東山水上。



行。又客問本師。幻有老人。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云。西河火裡坐。師別云。有人問磬山。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即向他道。雲起長空。水歸大海。

天隱和尚磬山集

陽羨居士曹師稷

曹良輔同閱

閩海門人通範錄

代古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欲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師代云。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一齊擯却。傍有不甘。



者出來道。磬山老漢。有甚長處。開此大口。便合掌向前云。汝真文殊。

舉大宋太宗皇帝。因事每問。當時無人奏對。因入寺見僧看經。問云。看什麼經。對云。仁王經。既是寡人經。為甚在卿手裡。僧無語。師代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因入塔院。問僧。卿是甚人。僧云。塔主。帝云。此是寡人塔。為什麼卿作主。僧無語。代云。感謝聖上。今日纔識得主中主。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云。卧雲來。帝云。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為什麼却到這裡。僧無語。代云。

### 弘恩難報

舉閩王問報慈禪師。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慈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慈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曰。甚麼處得心來。慈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麼。慈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即得。慈無語。師代云。此猶是這邊事。

舉明謙在婺州智者寺為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云。不識觸淨淨水。也不肯受。謙下禪牀。提起淨瓶云。這個是觸淨。主無語。師代云。老僧住持事煩。上



座休怪

舉楚石禪師入寮。見僧看經。問云。看的是甚麼經。僧云。是金剛經。石云。我不問你金剛經。看的是甚麼經。僧無語。師代云。意欲別道。則恐斬頭覓活。

舉雲蓋山僧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語。師代云。寒暑不常。

舉悟空禪師。問座主講甚麼經。云。法華經。空云。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為證明。座主贊請甚人證明。座主無語。師代云。尊德不淺。

舉投子示衆云。汝等諸人。盡道我實頭。若出門三步。有人問你。作麼生。是投子實頭處。作麼道。衆無語。師代云。恩大難酬。

舉楚石和尚。與衆僧觀海。次。僧問。祇是一片水。因甚麼喚作海。楚云。祇是一片海。因甚麼喚作水。你且道。源從何來。僧云。從一滴來。楚云。一滴又從何來。僧無語。師代云。當時磬山若在。將手急掩其口。塞却這漏洞。

舉雪竇問僧。甚處來。云。摘茶來。雪云。人摘茶。茶摘人。







和尚何得誘人犯法。我也知你學語之流。舉古鷄子。越鴿子。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顛。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為甚麼却顛。僧無語。師代云。冤有頭。債有主。舉道匡禪師。拈起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師代云。和尚從甚麼處得來。

昔有一道流。在佛殿前背佛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麼處坐得。僧無語。師代云。許你具一隻眼。

有一行者。同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與某甲唾。法師無語。師代云。許你燒得香。換得水。雖然如是。直饒你見到無處不有。也未曾唾著在。咄。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裡。僧無語。師代云。汝在甚麼處請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個是甚麼字。主無語。師代云。識也。識也。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師代云。不卧寒雲谷。長耕大地春。

昔有一老宿。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個甚麼。主無對。師代云。放下火筒。道。汝會得。許汝親見老僧。

舉僧問鏡清和尚。如何是清淨法身。清曰。紅日照青山。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清曰。風吹雪不寒。僧無語。師代云。流落江湖上。曾叅三十年。

舉明招禪師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叅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明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師代云。我這裡半人也無。坦後乃令小師問明。明曰。汝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漠。小師無語。師代云。謝和尚教誨。而今若有人問磬山。如何是半人處。對他道。病魚止灤。困鳥栖蘆。

舉裴相國啟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有幾卷。曰。兩卷。曰。既是無言。為甚麼却有兩卷。僧無



對師代云。莫會無言好。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師代云。瞞他半點不得。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脩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僧無語。師代云。謝和尚指示。

有一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觀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是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為秦。在楚為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

天王向甚麼處去。主無對。師代云。無刹不現身。

舉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不覩師顏。霜云。我道徧界。不會藏。僧後問雪峰。徧界不會藏。意旨何如。峰云。什麼處不是石霜。僧曰。舉似霜。霜云。這老漢有什麼死急。僧無語。師代云。和尚也。不得藏頭露尾。

舉藥山問僧。甚麼處來。僧云。湖南來。山云。洞庭湖水滿也。未。僧云。未。山曰。許多時雨水。為甚未滿。僧無語。師代云。某甲未。雨水前離彼。

舉雪峰。搬柴次。乃於洞山前拋下。山曰。重多少。峯曰。



盡大地人提不起。山曰：爭得到這裡。峯無語。師代云：也知和尚識分量。拂袖便行。

舉瑞巖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卧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瑞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更著艾燂。曰：和尚又苦如此。作什麼。山休去。師代云：龍生龍。鳳生鳳。

舉僧侍玄沙和尚。沙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三答。沙曰：你也見。我也見。為甚麼道不會。師代云：和尚慈悲。恩逾父母。

舉雪峯一日陞座。眾集定。輒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在舊處。峯便休。師代云：放汝三十棒。大眾且道是賞伊。是罰伊。

舉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為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師代云：開來也。

泗洲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僧無對。師代云：這一問從何來。

舉鏡清再叅雪峯。峯云：甚處來。清曰：嶺外來。峰曰：什麼處逢達磨。清曰：更在甚麼處。峰曰：未信汝在。清曰：



和尚莫甚麼粘泥好。峰便休。師代云。老僧年邁。賴子殷勤。

舉玄沙和尚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弥勒。弥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處。曰不知。沙曰。情知汝不知。師代云。老老大大。作這個見解。

舉臨濟大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濟曰。飯也未嘗得。言太無厭生。婆便閉却門。師代云。情知你慳吝。

舉仰山禪師住東平時。為山和尚令僧送書并鏡與仰。仰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為山鏡。東平鏡。若道東平鏡。又是為山送來。若道為山鏡。又在東平手裡。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仰撲破便下座。師代云。某甲若在會中。遂向前叉手而立。請和尚鑑。

舉楊岐和尚問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岐曰。觀音腳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岐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僧無對。師代曰。和尚萬福。岐曰。第二座代。參頭道看。亦無語。師代云。我若答和尚。昧却第



一座了也。岐曰彼此相鈍置。師代云。賴和尚年尊。舉報恩禪師問彥上座。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恩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巖然。如何消殞去。彥不知所措。師代云。天台山不肯和尚。恁麼道。大笑去也。

舉僧問踈山如何是諸佛師。山曰。何不問踈山。僧無語。師代云。這老賊。又云。若問踈山。踈山則不肯。恁麼道。

舉為山和尚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為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無對。師代云。若非某甲。洎合被侍者喚。禮拜而出。

舉仰山禪師。一日指雪獅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云。雲門老人。可謂當陽直露。磬山若在。則不然。便向一指。輕輕道。和尚這喚作甚麼色。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西來意。嚴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嚴曰。是什麼。僧無對。



師代云。諸佛亦不識。

有俗士獻畫帳子與文益禪師。益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益曰。那個是汝心。士無對。師代云。和尚更要一帳耶。

舉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無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無舉。僧無對。師云。座主既講得千經萬論。何故到此口盧都耶。今日磬山作死馬醫看。衆中還有代得者麼。如無。老僧代云。和尚講演不合庸常。然憶昔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個法座。歸宗老師云。不勞和尚如此。且道三老人中。那個為得人師。試檢看。

舉九峯禪師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峯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峯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峯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峯以拄杖趂出。師云。此僧到這田地也不易。如百尺竿頭。更須進步。始得。老僧若作行脚僧。遇此知識。道爭得到此間。便轉身問訊云。也知和尚從來不曾出門。在拂袖便行。何必待人趂出。舉欽山與巖頭雪峯坐次。洞山行茶來。欽乃開眼。洞



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本無門從何而入  
欽無語師代云這一問從何而出

舉巨良禪客叅欽山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  
何欽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欽曰  
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欽曰且  
來闍黎良回首欽下禪床擒住曰一鏃破三關且置  
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欽打七棒曰且聽亂統漢  
疑三十年師云衆中還有人代得良巨一轉語不顧  
視左右如無老僧代一轉語待欽山道發箭看劈面

一拳直饒欽老有棒也下手不得雖然如是切莫亂  
統。咦。

舉韶國師叅朱谿禪師纔叅次聞犬咬靈鼠聲國師  
便問是甚麼聲谿曰犬咬靈鼠聲國師曰既是靈鼠  
為什麼却被犬咬谿曰咬殺也國師曰好個犬師便  
打國師曰莫打某甲話在谿休去師代云速道速道  
舉僧問趙州毘目僊人執善財手見微塵佛時如何  
州遂執僧手云你見個什麼僧無語師代云謝師答  
話



舉僧問趙州。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州垂一足。僧便出  
鞋。州收起足。僧無語。師代云。大慈悲故。



